

Yi ge lian ling de xing yi shi



Yi ge lian ling de xing yi shi

献给青年朋友们

一个年龄的性意识



他们的生活

和那些踏踏实实行走的人是那么的不同；

率性自由是他们的生命追求，

不受任何人任何形式的羁绊是他们的生活原则，

快乐则是他们的人生哲学。

网络原创边缘性小说精选

魏 微等著



Xiangqingnianpengyoumen

献给青年朋友们

一个年龄的性意识

魏 微等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网络原创边缘性小说精选/一个年龄的性意识/魏微等著

—北京：时代文艺出版社，2000，12

ISBN 7-5387-1853-2/I·1598

I. 网… II. ①—… ②魏… III. 文学—小说集—当代—中国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7285 号

一个年龄的性意识

责任编辑：李至高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 5638648)

发 行：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：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：30 千字

印 张：11

版 次：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2000 册

书 号：ISBN 7-5387-1853-2/I·1598

定 价：18.00 元

目 录

- 1/ 一个年龄的性意识 / 魏 微
7/ 到远方去 / 魏 微
25/ 天涯不归路 / 扬 明
226/ 今年没有情人节 / 应 帆
259/ 北京人 / 王 芑
296/ 彼岸的风 / 惶 惑
317/ 七月和安生 / 安妮宝贝

魏 微

一个年龄的性意识

一个年龄的性意识

我本来想说的是性意识和时代的关系。我喜欢把一切东西与时代挂勾，找个体后面那博大精深的背景和底子。个人是渺小单薄的，时代是气壮山河的，我们得有点依靠。

后来又想到了性意识与年龄的关系，觉得稍稍冲缓了一些，虽然也不甚满意，然而较之时代，毕竟老实了许多。

小容有次邀请我和叶子去她家作客，她刚借到了杰克逊的《危险》现场演唱带，还有爱情片《燃情岁月》。

后来我们又看了一部带有色情场面的片子，在看那部片子之前，小容特意征求了我的意见。我以前没看过，而且未婚，而且——在她们看来——也许是单纯的。我答应了。

小容接着对叶子说，这部片子并不好，粗制滥造，是下等的片子。然而也不妨看看——看人可以“下等”到哪一步。她曾经看过一部黑白片，是所谓“上等的片子”，制作精良。欧洲人的身体本来就是好看的，离本能和欲望更接近。而且并不讳言，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东西。

而且——它是舒展的，小容钦仰地说，自然而然地好像本来就该这样，不这样反而不对了。下午的阳光照在这个26岁的女孩子的侧脸上，她的健康和眉飞色舞。阳光里的灰尘空漠而且大。阳光里侧的那半边脸则是阴凉的，使人觉得唐突和不安。

片头前有一段背景音乐，有点像广东的民间小调，欢快，轻佻，下流。

我一下子笑了起来。叶子问：“还没看到呢，你笑什么？”我竟抱着胸大笑了。实在是很快乐。那些下流小调我很喜欢，让我觉得温暖。

那真是一部低劣的片子，很丑陋。我们三个人反而厚颜无耻地看了很久，无精打采地期待着有好的出现。小容和叶子一边看着，一边加以调笑和指责。叶子笑着问我：“怎么样？有心慌的感觉吗？”我说没有。小容倒有些奇怪了。她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没有我笃定，比我慌乱、紧张、过敏。

我想她是对的。我黯然地低下头，为自己的沉静暗暗地觉得不安。

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对了？在我们的身体内，有一种东西变了质。激情以另一种方式瓷意地表达出来——虽病态，也有它不得已的道理。为了免受伤害，我们也只能这样。

我们终于在文字里找到了一种解决方式。我们在自己的笔下和异性谈恋爱，窃窃私语。我们在自己的笔尖下跳摇摆舞，尖叫，做各种怪异动作，活蹦乱跳又快乐不已。

后来，我们知道自己又错了，一切都本末倒置了。那就是我们对于文字的信任 and 膜拜实在要大于异性。

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性意识的觉醒和记录应该在我们最初的文字里。三年前，在我的处女作里，我写了小县城的一个女孩子婚外恋的故事。末尾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她的未婚夫带她到医院作体检。我写道：“竟发现她的身子还没破！”因为是初学写，写的时候是极其收敛和自持的。写到这一句，也还是犹豫了很久，实在舍不得再放弃了。

我的顾虑倒不是别的，而是来自我父亲——我弟弟是没耐心读小说的。我们父女的界限很分明，较少有亲昵的时候。也就是

稿，有时会写到夜里三点。写着写着，就趴在桌边，想呕吐，觉得不该那样，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那样。性成了一种支柱，甚至不能不写。作品是黯淡的，像那时的我。那时我刚失恋，觉得自己从自己的身体里一点点走远了，走没了。阴沉着脸，无精打采，一回到小屋里就精神抖擞。整个人与屋外的世界隔绝了，变得虚幻，可有可无。

我后来跟小容讲了这事，无独有偶，小容也有类似的经历。她写过一篇小说，讲的是一个女人的性觉醒，从童年到少女时期的性心理和性行为。小容的小说写得还要疯狂、恣意。没有我那么多先行、笨拙的观念。小说更直觉、水性。她自己也很满意，拿给出版社的一个编辑看了。

那是一个男编辑，他在电话里跟小容说，他觉得她的小说不错，然而有的章节“不行”。

那小说我后来也看了，实在也很平常。只是对照当时的心境，大约也是一路上厮杀呐喊过来的，带有点无端报复的性质。

我们在报复什么？

小容有次问我，关于性描写，在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，因为女人。

我想了想说，我有点在乎。

她说她不在乎。

我说我也可以不在乎，然而我觉得没有价值。

我和小容是同龄人，我们站在我们文字的废墟上，一点点地长高了。我又想起了我们看录像的那天下午。

我能够想像着在她家的阳台上，倚着栏杆，和她说话的情景。

我们说起了林白、陈染等女性小说。她们是上一辈人，长我们约十岁。她们至今仍在乐此不疲地写同性恋、手淫、自恋，带有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。



小容懊恼地说：“不是不能那样写，然而总有地方让人觉得不对劲的。”我说：“她们是激情的一辈人，虽疲惫、绝望，仍在抗争。我们的文字不好，甚至也是心甘情愿地呆在那儿等死，不愿意尝试耍花招。先锋死了，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，老实地走路。”小容说：“她们是女孩子，有着少女不纯洁的心理。表现在性上，仍是激烈的、拼命的。我们反而是女人，死了，老实了。”

那是吉庆路一带的房子，有小街，隐隐约约能看见灰尘。小贩刚挑了两箩筐青菜过来，上面泼了水，哩哩啦啦撒了一路。。

我对小容说：“我男朋友老指责我没有激情。”

叶子说：“小容是不一样的。小容是另一种。”小容喜爱运动，她健康、活泼、上进。然而——不知从何说起——我们就是很相近的人。

我倚着栏杆，心情很明净。我对远方十三陵的黑雨说（他是为数很少的看我那篇小说的人之一）：“我现在简单了，看世界也纯洁了。”说的时候有些心酸。

魏 微

到远方去

▲
到
远
方
去
▼

1

这个男人，他走进了一条旷朗的街道，这是一条主街道，在这个城市，即使是主街道也是旷朗的。街上的行人不多，又是在晚上；——假如是在白天，当然会看见很多行人，街两旁的店铺里也是人声鼎沸的。但是现在，这条街道看上去有些清冷而寥落。

现在，这个男人走进了这条街道，他骑着自行车，慢慢地前行着。自行车的车篮里放着一只黑色的公文包，就像很多下了班的中国人一样，这个男人，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他五十多岁了，中等身材，不胖也不瘦。如果细细看他的脸，竟能发现他的脸很端庄，他年轻的时候大概是个美男子，性情温和，有一些理想。现在呢，老了，平凡的生活一点点地毁了他，使得他那张夜光灯下的脸很是松沓，疲惫。有些心不在焉。



他每天下班都要经过这条街道，骑着自行车走十分钟，拐进一条巷子，那里就是他的家了。有时候他也会绕远道走另一些街道，让自己消失在林荫道和人群里。他很喜欢自己走在人群里的感觉。很多人从他身边走过了，很多人迎面而来，他们的脸庞在那一瞬间变得真切而惶急，带有戏剧性。

有时候他也会加速行车，就像年轻人一样，他把铃声一路地摇过去，很多人自动地让开了条道，他就从他们身边超越了。他听到了耳边呼呼的风声，他就像风一样，他走在风的前列。那是速度和飞翔。

街道和楼房从他身边掠过了，还有人，他们静静地走在街上，说着话，笑得弯下了身体，也有的从沿街窗户里探出头来，沉静地、忧伤地看着这一切……他们都是一些真实的人，有活泼的生命和肉体，在运动着，尖叫着和思考着；——他从他们身边掠过时，他觉得他们一点点后退着，这结实的世界只是浮光掠影。

飞车来至一个荒芜的街段，他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。把腿支在路边的栏杆上，身体仍坐在车座上。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能感觉到他自身的存在。那是一具肉体，柔软的，有温度的，汗毛密布的。手心在出汗，偶尔有的一瞬间里，能感觉到脉搏在微微地跳动。

身体也在出汗，后背上有一粒汗珠，并未被贴身的棉衬衫吸进去，沿着皮肤慢慢地下滑，像有一种小肉虫，柔软的，温凉的，爬在人的身体上，也很痒。

头发被汗水粘成一搭一搭的，那样子一定狼狈之极，像刚从澡堂里出来一样。他用手梳理着头发，等着汗水自己干去。等着一切物归原样。

现在，他仿佛有很多时间来想一些问题，比如他是谁。最近

两年来，他总是在想着这个问题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大概因为年纪大了，总爱胡思乱想。他生于1945年，今年刚好55岁。他是一个好人，善良，正直，一辈子战战兢兢地生活着，也极少犯错误。有很多龌龊的小思想和小手势，然而毕竟还是好人。

他生有一对儿女，女儿已经结婚了，是一个四岁男孩的母亲。儿子呢，正在热恋，和一个女学生才刚认识了两个月，就闹着要结婚，简直疯了。从前，他换花灯似地不知换了多少女朋友，唯独这次最认真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那个女学生他也带回来见过，很奇异、夸张的一张脸——化了浓妆，银白的嘴唇和红眼睛，乍看上去简直不像女学生。他这做父亲的第一就不喜欢。

他的妻子，再有两个月就要过五十岁生日了。想想时间过得真快呵，一晃已经三十年过去了，——她嫁给他时才二十岁。他最能记得她做新娘的那一天，穿着大红的方口皮鞋，那个年代最流行的黄军裤和白衬衫，她站在他面前，她是那么的活泼而安详。

这三十年来，他看着时间怎样在一个女人的身体上留下了痕迹，它雕刻着她，它把她给毁了。照例他不应该同情她，她活泼而富足，是一个有算计的主妇，她精明，贪欲，脾气暴烈，正在爱着她的孩子们，也为他们所爱着——她比他快乐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想起她的时候，他还是心疼。

他自己呢，说起来话长，有时候仿佛又很短，三言两语一下子就可以概括了。在路边站立的时间太长了，搁在栏杆上的那只腿有些麻。他翻身下车，推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前走着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了，在苍茫的暮色里，还能看见许多中国人的脸，黄色的，小眼睛，在风中抽着鼻子，轻声地咳嗽着。他们像鬼魂一样地来到他身边，突然间又消失了。

风吹起了一些落叶，还有一只白色的塑料袋，它像鸽子一样

▲
到
远
方
去
▼

在空中飞翔，停留在树梢上。

街对面有一家超市，金碧辉煌的大厅里，琳琅满目的货架，许多人在其中走着，推着购物车，交谈着，弯下了身体。

那些肉体的喜悦和痛苦，穿行在风中的铃声，爱欲，力量和飞翔，他生命里偶尔有的尖叫和撕裂声……他听不见它们，可是它们存在着，曾经发生过，将来还会发生。它们就像光芒一样，是一小片一小片的，突然间闪烁了一下，然后熄灭了。

那些喜悦和痛苦，那些尖叫和撕裂声，是在他进入超市的那一刻起，慢慢地消退了。他在超市里买了一些物品，牙刷和纸杯，剃须刀，又为他妻子买了一管护手霜。

从超市出来的时候，他轻轻地吐了口气，他看见那个五十多年来熟悉的自己又回来了，那个自己，他处于日常生活中，他劳作，没有幻想，他是个温绵的丈夫和父亲，在事业上不太有前途。他是个好公民，生活作风严谨，没有婚外情，也不常有桃色事件。

那个自己，他活得那样认真，他的世界富有逻辑，有板有眼……他让他放心；可是那个自己，他不快乐。他是个陌生人，从异乡到异乡……他是个陌生人。

他在超市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天色全暗了下来，更衬得玻璃橱窗里的温暖繁华。在那静静的一瞬间，穿堂里有风吹过来，有人揭开透明门帘，热气冷气一股脑儿地扑到他的脸上，使得他的眼前一片模糊，像泪水打湿了双眼。

这个人，他骑着自行车，重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现在，他是这样的安详平和，幸福之光几乎笼罩了他。他想起了他的妻子，此刻也许正坐在惨淡的日光灯的光影里，等他回家吃晚饭。或者呢，她蜷缩在客厅沙发的一隅，一边看电视，一边织绒线衣，一

一现在，已经很少有人像她那样热衷于织绒线衣了，可是只有她自己知道，这么多年了，在秋冬的季节里，假在电炉边，或者温暖房间的一角，织一件谁也不准备去穿的绒线衣，让时间带着她慢慢地往回、或者往前走，是一件多么幸福并且安全的事情。

他儿子呢，此刻正在隔壁房间里走动，他的布拖鞋在地板上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。他在房间里走了整整一个晚上。他“失恋”了。常常有这样的時候，他失恋了，也许第二天还将重归于好，可是在此刻，失意和羞辱击垮了他，使得他那张小容长脸有些扭曲和变形。他气喘吁吁，手里把玩着一把水果刀，那是一把锋利的刀，他把它抛向空中，再扬手接住它。他接刀的那只手一直在颤抖——总而言之，这个年轻人，他完了。情欲击垮了他，使得他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另一个人。

这个男人，他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家门，他就像猫一样，悄无声息地推开了门，他换了拖鞋，把公文包顺势放在门边的沙发上。他的妻子，甚至不需要抬头看，就知道是他丈夫回来了（她闻得见他的气息），她弯腰捡起滚落在沙发里侧的绒线团，告诉他，饭菜替他留着了，米饭在电饭煲里，几样素菜……

要是在平时，她肯定会告诉他，几样素菜是蕃茄炒蛋，肉末豆腐，还有自己家做的酱鸭爪……可是今天，不知为什么，她突然抬起了头，很认真地打量着丈夫，在日光灯下，他们彼此的脸色在那一瞬间都有些苍白。

她打量着他，一开始，她的神情几乎是茫然的。她看见了一个男人走进了家门，他放下了公文包，弯腰换了拖鞋，他衣冠楚楚，但头发有些乱了，好像也有很多汗珠，看上去很潮湿（不知为什么）。他的脸色也是一如既往的平淡，温和，疲倦。

他回来得好像比平时迟了一些。

很多年了，这个人就是从这个门里进进出出，他上班，下

班，提着公文包，永远的悠然闲适。她了解他，他进入过她的身体，彼此相亲厚过。隔着老远，她就能闻着他身上的气息；她能从杂七杂八的脚步声中分辨出他的脚步声；她背得出他身上的器官，内裤的尺寸……

可是今天，在那静默而幽远的一瞬间里，她突然间抬起了头，她看见了一个男人走进了家门，这个人是她的丈夫……可是这个人，她几乎不认识他。

她瞪着眼睛看他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她觉得自己是站在自己的体外，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来认真地打量着一个人，仅仅意识到这一点，她就慌乱了起来。——直到现在，她才发现她根本不了解他。他在想些什么？他在外面整天干了些什么？他有很多苦恼吗？他常常会有一些意外的小快乐吗？……

做丈夫的非常局促地站在客厅里，他把手插进头发里，不安地梳理着，他的头发乱了吗？他留下痕迹了吗？——今天，他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觉得自己正在接受审判，他被一种严正的东西所压迫着，赦服着。他快要喘不过气来了，他柔软之极，他觉得悲伤。他对自己说，再等一等，如果不行，如果她实在问起，他就得告诉她，他要向她和盘托出……可是他要告诉她什么呢？告诉她今天晚上迟回的原因，是绕远道在马路上狂奔？告诉她他经过了一家超市，进去买了一些小物品，然后就若无其事地回家了？

这太不可思议了。

他站在客厅里，有一瞬间，他以为他会绕过整个客厅，来到阳台上，推开封闭的阳台玻璃，让夜晚的清新的空气走进屋里来。他要再看一眼这万家灯火的城市，许多人在其中走着，笑着，睡着了。僻远的街道上，有一些无家可归的游魂，他们正在走向远方……呵，他们在远方。

他把手抄在裤兜里，手心握得很紧，里面生出汗珠来。屋里

是这样的温暖，清洁，电视机旁坐着他亲爱的女人。电视里有音乐和画面，一对男女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地行走在无人的街道上，田野，树林，尖屋顶的红房子……风声，喘息声，做爱的声音，它们就像音乐一样，它们和音乐一起流淌。

他想起了刚才在马路上一路狂奔，似乎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，风声，喘息声，血液沸腾的声音；看到了一幢幢可爱的房子，灰色的，红色的，黄色的，还有街道和人流……似乎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它几乎就是在幻觉中，一瞬间，——可是一瞬间也是很久以前了。

这个男人，这一刻他软弱之极。温暖和幸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包裹着他，它打击着他，让他忏悔，彷徨，无助。他站在客厅里，等着他妻子的判决。他向她走过来，打着虚无的手势，努力地、空洞地，几乎是讨好地朝她微笑着。

2

我们说过，这个男人，他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他在一家公司里做事，也许再过两年，他就要退休了。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，从六十岁开始，他要过另一种生活，学点棋琴书画，在晴天的日子里去郊外的池塘钓鱼，或者和他妻子去乡下盖幢房子，种点菜，养些花鸟，也许再过一些年，物质丰厚了，身体还硬朗，他们准备去国外旅游……

他妻子呢，倒宁可在家弄弄孙子，或者做做饭，打打麻将。

总之，这对夫妻，包括这个男人自己，他并不知道他是谁。